

陶

菴

夢

憶

陶菴夢憶目錄

第三卷

絲社

南鎮祈夢

襖泉

蘭雪茶

白洋潮

陽和泉

閔老子茶

龍噴池

朱文懿家桂

逍遙樓

天鏡園

包涵所

鬪雞社

棲霞

湖心亭看雪

陳章侯

陶菴夢憶卷三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絲社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  
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  
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絲神以合道人易學  
而難精幸生品壑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  
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澗響松風二者皆自然之聲政

須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寧虛芳日襟絲  
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動操鳴絃自令衆山皆響非關匣  
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絃上元  
亮輩政堪佳侶旣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神雅  
羨心生於手從容秘翫莫令解穢於花奴抑按盤桓敢  
謂倦生於古樂共憐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純生氏曰風韻清遠從海上移情悟入鼓琴華陽亭不  
無少仙機耳

南鎮祈夢

萬歷壬子余年十六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因作疏曰  
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國裏蚤見春秋夢兩楹  
夢赤鳥至人不無夢焦鹿夢軒冕癡人敢說惟其無想  
無因未嘗夢乘車人鼠穴擣螯瞰鐵杵非其先知先覩  
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穢矢正在恍惚之交儼若  
神明之賜某也躩踞偃豬軒煮樊籠顧影自憐將誰以  
告爲人匠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邪局促轅下

南柯蟻耶得時則駕渭水熊耶半榻蘧除漆園蝶耶神  
其詔我或寢或叱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  
以祈六夢之正功名志急欲搔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  
舉頭以搶地軒轅氏圓夢鼎湖已知一字而一有驗李  
衛公止書西獄可云三問而三不靈肅此以聞惟神垂  
鑒

純生氏曰想見宗老顏顏如玉山軒軒如千里馬颺颺  
如行松栢之下巖巖如清峭壁立千仞無徃非適



禊泉

惠山泉不渡錢唐西興脚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恠事有  
縉紳先生造大父飲茗大佳問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  
水縉紳先生顧其价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喫  
切記之董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二字盡茶理陸羽經  
可燒也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余不能飲  
瀉鹵又無力遮惠山水甲寅夏過斑竹庵取水啜之磷  
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暎天爲白又如

輕嵐出岫繚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  
用帚刷之禊泉字出書法大似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  
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禊泉者無他法取  
水入口第橋舌舐齶過頰卽空若無水可嚥者是爲禊  
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禊泉茶館或  
甃而賣及餽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  
封鎖禊泉禊泉名日益重會稽陶谿蕭山北幹杭州虎  
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勞而微熱

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長年鹵莽水遠不至其地易他  
水余笞之詈同伴謂發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  
信服昔人水辨淄澠侈爲異事諸水到口實實易辨何  
待易牙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別余去曰家下  
水實進口不得須還我口去

純生氏曰蒲元性取成都水淬刀言雜涪水八升蓋汲  
者於涪津覆水卽以八升益之耳李贄皇使人置金山  
泉揚子水僞以石頭城者獻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水

俱謝過不敢隱兩公術解之妙不可思議今得宗子而成鼎立

### 蘭雪茶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在雪芽也而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獨異三娥叔知松羅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撲洌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

補多欲日鑄茶藪牛雖瘡價於豚上也遂募歛人入日  
鑄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  
他泉淪之香氣不出煮襖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  
入茉莉再三較量用厥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  
湯衝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  
紙黎光取青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全雪濤並  
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蘭雪四五年  
後蘭雪茶一闕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

雪蘭雪則食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  
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歙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  
以松蘿名者封面係換則又奇矣

純生氏曰蘭雪名茶艷思藻發羽經得未曾有

白洋潮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看午後喧傳曰今年暗漲潮歲  
歲如之庚辰八月弔朱恒岳少師至白洋陳章侯祁世  
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適往章侯世培踵至立塘上

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  
如毆千百羣小鷺擘翼驚飛漸近噴沫冰花蹴起如百  
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之萬首鏃鏃無敢後先再近  
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  
塘盡力一礮水擊射濺起數丈着面皆濕旋捲而右龜  
山一攔轟怒非常礮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  
日顏始定先輩言浙江潮頭自龕赭兩山激激而起白  
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耶

純生氏曰驚雷斧天毬雪高斗

陽和泉

禊泉出城中水遽者日至臧獲到庵借炊索薪索菜索  
米後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揮老拳僧苦之無計脫此苦  
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  
之至禊井命長年浚之及半見竹管積其下皆鰲脹作  
氣竹盡見芻穢又作竒臭張子淘洗數次俟泉至泉實  
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



能救禊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禊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爲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土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

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禊泉而禊泉爲張氏有今  
琶山是其祖壟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  
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礪有泉如砥太  
史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  
其齒但言眉山自屬蘇氏

純生氏曰陶菴以陽和比六一不思山門玉帶千古增  
韻耶

閱老子茶

周墨濃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卽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晚余曰客尙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鑪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荆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

水曰閩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閩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峴甚也汶水吐舌曰竒竒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卽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况他水邪又吐舌曰竒竒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

此春茶耶向瀾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鑑者無客比遂與定交

純生氏曰啜閱老子茶思與蒙山僧同入青城訪道

### 龍噴池

卧龍驤首於耶溪大池百仞出其頷下六十年內陵谷遷徙水道分裂崇正己卯余請太守檄捐金糾衆畚插千人毀屋三十餘間開土壤二十餘畝辟除瓦礫芻穢千有餘艘伏道蜿蜒偃瀦澄澁克還舊觀昔之日不通

綫道者今可肆行舟楫矣喜而銘之銘曰蹴醒醜龍如  
寐斯揭不避逆鱗挾其鯁噎蓄澄泖煦濕濡沫夜靜  
水寒領珠如月風雷逼之楊髻鼓鬣

純生氏曰鱗甲怒張有龍跳天門之勢

朱文懿家桂

桂以香山名然覆墓木耳北印蕭然不堪久立單膠河  
錢氏二桂老而禿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桂幹大如斗枝  
葉覲鬣樾蔭畝許下可坐客三四十席不亭不屋不臺

不欄不砌棄之籬落間花時不許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聽其自開自謝已耳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其得力全在棄也百歲老人多出蓬戶子孫第厭其癩瘡耳何足稱瑞

純生氏曰清江酒戶老梅如屋此桂似之

### 逍遙樓

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餘年者朱文懿公逍遙樓滇茶爲陳海樵先生手植扶蘇翁翳老而愈茂

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歲刪其萼盈斛然所遺落枝頭  
猶自燔山熠谷焉文懿公張無垢後身無垢降乩與文  
懿談宿世因甚悉約公某日面晤於逍遙樓公佇立久  
之有老人至劇談良久公殊不爲意但與公言柯亭綠  
竹菴梁上有殘經一卷可了之尋別去公始悟老人爲  
無垢次日走綠竹菴簡梁上有維摩經一部繕寫精良  
後二卷未竟蓋無垢筆也公取而續書之如出一手先  
君言乩仙供余家壽芝樓懸筆挂壁間有事輒自動扶



下書之有奇驗娠祈子病祈藥賜丹詔取某處立應先  
君祈嗣詔取丹於某麓臨川筆內籠失鑰閉久先君簡  
視之鑽自出觚管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卽娠余  
朱文懿有姬媵陳夫人獅子吼公苦之禱於仙求化姤  
丹乩書曰難難丹在公枕內取以進夫人夫人服之語  
人曰老頭子有仙丹不餉諸婢而余是餉尙昵余與公  
相好如初

純生氏曰女子妬色仙有醫法亦僅見之矣吾更願仙

賜妬才丹方以廣其化

天鏡園

天鏡園浴鳧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層坐對蘭蕩一泓漾  
之水木明瑟魚鳥藻荇類若乘空余讀書其中撲面臨  
頭受用一綠幽窗開卷字俱碧鮮每歲春老破塘笋必  
道此輕舸飛出牙人擇頂大笋一株擲水面呼園人曰  
撈笋鼓柁飛去園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  
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無可名言但有慚愧

純生氏曰綠字照眼白雪沁腸寫出躊躇滿志

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樓寶包副使涵所勑爲之大小三號頭號  
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涵老聲妓非侍  
妾比倣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靚粧走馬嬖姍  
勃窣穿柳過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謳其下擲籥彈  
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  
輿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峯塔

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藪積牒礫硤無非奇峭  
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  
拱斗擡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  
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床  
帳前後開闔下裡帳則床向外下外帳則床向內涵老  
據其中扇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床面面皆出窮奢  
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鄒塢着一毫寒儉不得  
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

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純生氏曰樂志論開口良田廣宅無此華靡而池上篇則全以澹勝雖有櫻口柳腰語不及也

鬪雞社

天啟壬戌間好鬪雞設鬪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勃鬪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懣金其距芥其羽凡足以

助其膈膊齧味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州武陽侯  
樊噲子孫鬪雞雄天下長頸烏啄能於高桌上喙粟仲  
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懣一日余閱稗史有  
言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  
酉月生遂止

純生氏曰季郈之雞無乃類是

棲霞

戊寅冬余攜竹垞一蒼頭一游棲霞三宿之山上下左

右鱗次而櫛比之巖石頗佳盡刻佛像與杭州飛來峯同受黥劓是大可恨事山頂怪石巉岼灌木蒼鬱有顛僧住之與余談荒誕有竒理惜不得窮詰之日晡上攝山頂觀霞非復霞理余坐石上癡對復走菴後看長江帆影老鶴河黃天蕩條條出麓下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一客盤礴余前熟視余余晉與揖問之爲蕭伯玉先生因坐與劇談菴僧設茶供伯玉問及補陀余適以是年朝海歸談之甚悉補陀志方成在篋底出示伯玉伯

玉大喜爲余作敘取火下山拉與同寓宿夜長無不談  
之伯玉強余再留一宿

純生氏曰伯玉極精南華曠世才也

湖心亭看雪

崇正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  
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  
看雪霧淞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白湖上影子  
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



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  
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  
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  
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純生氏曰扁舟破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陳章侯

崇正乙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  
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卧耶余敕蒼頭攜家釀

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覩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棲蜜橘相餉鬯啖之章侯方卧船上噉囂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嫵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純生氏曰軟語清譎宛睹眉宇

陶菴夢憶卷三終

陶菴夢憶目錄

第四卷

不繫園

秦淮河房

兗州閱武

牛首山打獵

楊神廟臺閣

雪精

巖助廟

乳酪

二十四橋風月

世美堂燈

寧了

張氏聲伎

方物

祁止祥癖

秦安州客店

陶菴夢憶卷四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不繫園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  
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  
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  
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  
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

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  
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  
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話純卿笑曰  
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旻居喪請吳  
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迴庶  
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  
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  
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



舞劍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纏大噓而去

純生氏曰嘗恠西園雅集記類點鬼簿此作乃見竒創之才

### 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襟坐兩岸水

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  
軟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之看燈船好事者  
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啣  
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  
水火激射舟中鐵鉞星鏡讌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  
欄轟笑聲光亂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  
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純生氏曰屠赤水云虹梁百丈燈火萬家管絃沸樓魚

蝦腥市其秦淮之謂乎

兗州閱武

辛未三月余至兗州見直指閱武馬騎三千步兵七千軍容甚壯馬蹄卒步滔滔廣廣眼與俱駛猛掣始回其陣法奇在變換槍動而鼓左抽右旋疾若風雨陣旣成列則進圖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陣變某陣連變十餘陣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扮敵人百餘騎數里外煙塵全起迺卒五騎小如黑子頃刻馳至入轅門報警建大將

旗鼓出奇設伏敵騎突至一鼓成擒俘獻中軍內以妓  
童扮女三四十騎荷旃被毳繡袿魑結馬上走解顛倒  
橫豎借騙翻騰柔如無骨奏樂馬上三絃胡撥琥珀詞  
四上兒密失父兒機傑休兜離罔不畢集在直指筵前  
供唱北調淫俚曲盡其妙是年參將羅某北人所扮者  
皆其歌童外宅故極妓麗恐易人爲之未必能爾也  
純生氏曰宮女陳師兵法行酒戲事也斬二姬鋤一呂  
不以戲目之也彼等之兒戲者真如優人矣

牛首山打獵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勲衛甥趙忻  
城貴州楊愛生揚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  
王月生顧睂董白李十揚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  
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欵段馬鞞青骹縹韓  
盧燒箭手百餘人旗幟棍棒稱是出南門校獵於牛首  
山前後極馳驟縱送之樂得鹿一麂三兔四雉三猫狸  
七看劇於獻花巖宿於祖塋次日午後獵歸出鹿麂以

饗士復縱飲於隆平家江南不曉獵較爲何事余見之  
圖畫戲劇今身親爲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勲戚豪右爲  
之寒酸不辨也

純生氏曰李昌夔荊州打獵大修裝飾錦鞞繡襖女隊  
二千人茲雖不及其盛而豪氣過之

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  
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徽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三

十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絕倒者不之用迎後如扮胡璉者直呼爲胡璉遂無不胡璉之而此人反失其姓人定然後議扮法必裂繪爲之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疋錦數十金不惜也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諸友中有能生造刻畫者一月前禮聘至匠意爲之唯其使裝束備先期扮演非百口叫絕又不用故一人一騎其中思緻

文理如玩古董名畫一勾一勒不得放過焉土人有小  
小災祲輒以小白旗一面到廟禳之所積盈庫是日以  
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  
幾百萬白蝴蝶迴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  
十萬人市楓橋下亦攤亦篷臺閣上馬上有金珠寶石  
墮地拾者如有物憑焉不能去必送還神前其在樹叢  
田坎間者問神輒示其處不或爽

純生氏曰得名者反失其姓名之累人不可思議



雪精

外祖陶蘭風先生倅壽州得白騾蹄踏都白日行二百里畜署中壽州人病噎隔輒取其尿療之凡告期乞騾尿狀常十數紙外祖以木香沁其尿詔百姓來取後致仕歸捐館舅氏嗇軒解驂贈余余豢之十餘年許實未嘗具一日草料日夜聽其自出覓食視其腹未嘗不飽然亦不曉其何從得飽也天曙必至門祗候進廐候驅策至午勿御仍出覓食如故後漸跋扈難御見余則馴

服不動跨鞍去如箭易人則咆哮啼齧百計鞭策之不  
應也一日與風馬爭道城上失足墮濠塹死余命葬之  
諡之曰雪精

純生氏曰白騾不入華山而以溲活人設有欸門求肝  
者騾其不免乎爭道以死亦云幸矣

### 嚴助廟

陶堰司徒廟漢會稽太守嚴助廟也歲上元設供任事  
者聚族謀之終歲凡山物虎凡豹麋鹿海物醜雅豬之類醜醜

江豚

海馬鱗黃沙魚之類

陸物癡癡

豬必三百觔羊必二百觔一日一換雞鳧鴨之屬不極肥不上貢

水物噉噉

凡蝦魚蟹蚌之類無不鮮活

羽物毳毳

孔雀白鵝錦雞白鸚鵡之屬卽生供

之毛物毳毳

白鹿白兔活貂鼠之屬亦生供之

洎非地

閩鮮荔枝圓眼北蘋婆果沙果

文官果之類

非天

桃梅李杏楊梅枇杷櫻桃之屬收藏如新

非制

熊掌猩唇豹胎之屬

性酒醉蜜餞之類

非理

雲南蜜唧峨嵋雪蛆之類

非想

天花龍蛋雕鏤瓜棗拾塑米麵之類

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

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幹以童崽扮故事無

甚文理以多爲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兜截

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  
三班或僱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荆釵一老  
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  
中有全伯喈全荆釵之名起此天啟三年余兄弟攜南  
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  
到廟蹴踘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毬着足渾身  
旋滾一似黏寔有膠提掇有綫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  
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竇老徐孟雅扮洪

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撒池送子出獵四  
齣科諷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場氣奪  
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純生氏曰記事古奧如讀汲冢周書

乳酪

乳酪自駟僧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  
取乳置盆盎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鐺煮之淪蘭雪  
汁乳筋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腹霜膩吹氣勝

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鶴觴花露入甌蒸之以熱  
妙或用豆粉攪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  
縛餅或酒凝或鹽醃或醋捉無不佳妙而蘓州過小拙  
和以蔗漿霜熬之濾之鑽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  
下稱至味其製法秘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  
傳之

純生氏曰使人咽喉間作甘露快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刊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  
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  
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  
歪妓襍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  
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  
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  
揜映閃滅於其間肥鰲者簾雄趾者闕燈前月下人無  
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

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  
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  
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一俱去剩者  
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魃無人聲  
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釀錢向茶博士買  
爨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  
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  
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鴇受餓受笞



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  
必狎妓向余噓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  
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  
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  
願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待我王公  
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噓余亦大噓

純生氏曰二十四橋明月褰裳而就者如雲髯客得毋  
以蒯緱往耶

世美堂燈

兒時跨蒼頭頸猶及見王新建燈燈皆貴重華美珠燈  
料絲無論卽羊角燈亦描金細畫纓絡罩之懸燈百盞  
尙須秉燭而行大是悶人余見水滸傳燈景詩有云樓  
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已盡燈理余謂燈不  
在多總求一亮余每放燈必用如椽大燭顛令數人剪  
卸燼煤故光迸重垣無微不見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  
爲閩中二尹撫臺委其造燈選雕佛匠窮工極巧造燈

十架凡兩年燈成而撫臺已物故攜歸藏櫝中又十年許知余好燈舉以相贈余酬之五十金十不當一是爲主燈遂以燒珠料絲羊角剔紗諸燈轄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綵爲花巧奪天工罩以冰紗有煙籠芍藥之致更用巖鐵線界畫規矩匠意出樣剔紗爲蜀錦數其界地鮮艷出人耳金歲供鎮神必造燈一盞燈後余每以善價購之余一小僉善收藏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故燈日富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皆

屬鬼工決非人力燈宵出其所有便稱勝事鼓吹弦索  
斲養臧獲皆能爲之有蒼頭善製盆花夏間以羊毛鍊  
泥墩高二尺許築池湧金蓮聲同雷礮花蓋畝餘不用  
煞拍鼓鏡清吹鎖吶應之望花緩急爲鎖吶緩急望花  
高下爲鎖吶高下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然無隊舞鼓  
吹則燈焰不發余救小僊串元劇四五本演元劇四  
齣則隊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間濃淡繁簡鬆  
實之妙全在主人位置使易人易地爲之自不能爾爾

故越中誇燈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燈

純生氏曰庚戌秋中吾鄉放燈極盛此不及萬分之一矣余撰武林燈事四十八條存誰堂筆記

寧了

大父母喜豢珍禽舞鶴三對白鷗一對孔雀一對吐綬雞一隻白鸚鵡鶉哥綠鸚鵡十數架一異鳥名寧了身小如鴿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語絕不啞喞大母呼媵婢輒應聲曰某了頭太太叫有客至叫曰太太客來了看

茶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輒呼曰新娘子天明了起來  
罷太太叫快起來不起輒罵曰新娘子臭淫婦浪蹄子  
新娘子恨甚置毒藥殺之寧了疑卽秦吉了蜀敘州出  
能人言一日夷人買去驚死其靈異酷似之

純生氏曰是非燕雀之網所能羅者

### 張氏聲伎

謝太傅不畜聲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軍曰老年賴絲  
竹陶寫恒恐兒輩覘曰解曰覘古人用字深確蓋聲音

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則自不能已一規則自不能禁也  
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歷年間與范長白鄒  
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爲之  
有可餐班以張綵王可餐何閏張福壽名次則武陵班  
以何韻士傅吉甫夏清之名再次則梯仙班以高翁生  
李岍生馬藍生名再次則吳郡班以王畹生夏汝開楊  
嘯生名再次則蘇小小班以馬小卿潘小妃名再次則  
平子茂苑班以李含香顧岍竹應楚烟楊騷駢名主人

解事日精一日而俛僮技藝亦愈出愈竒余歷年半百  
小俛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者凡五易之無論  
可餐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梯仙吳郡間有  
存者皆爲佝僂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強半化爲異物矣  
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主余則婆娑一老  
以碧眼波斯尙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  
錯皆在其眼請共舐之

純生氏曰煙霞風景補綴藻繡如山深月清中有猿嘯



聽者淒其欲絕

方物

越中清饒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鼠馬  
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  
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  
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  
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庄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  
棗地栗團窩笋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

韭芽元笋糖栖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鳶鳥青鮓方柿  
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嵎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  
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  
棗山陰則破糖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蠓白蛤江  
魚鱗魚裹河鱖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  
逐逐日爲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  
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  
可不謂之福德也

純生氏曰幻筆空腸老饕邨得不垂涎耶

邨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邨止祥有書畫癖有蹴踘癖有鼓鉞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癡無賴故作澁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欖咽澁無味而韻在回甘如喫煙酒鯁餽無奈而輒同沾醉初如可厭而

過卽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字百磨口口親授  
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乙西南郡失守止祥奔歸遇土  
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至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州  
亂民鹵掠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  
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躡耳獨以變  
童息子爲性命其癖如此

純生氏曰王武子馬癖和長輿錢癖杜預左傳癖皆足  
千古况止祥哉止祥客廣陵時爲周元亮畫南北宗派

四十幃今藏余家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復敢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  
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三十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  
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  
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  
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  
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

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菓十餠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餠核亦演戲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餠核不演戲用彈唱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爨亦二十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葷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相龔葷素庖廚不相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

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純生氏曰曼卿過錢癡桃蟲處桃壤蟲處壤豈不當自  
反耶

陶菴夢憶卷四終